

若我能搏击蓝天，是您给了我翱翔的翅膀

——追忆我的导师卢强院士

○谢邦鹏（1999级电机）

2022年12月23日，那一天我正在家单独隔离，突然看到手机微信上师兄发的“卢老师因病逝世”的消息，反复确认属实后，顿时悲从心来、泪流满面。实难相信，就在前几日我还在计划等情况允许时，再和师兄相约一起赴京探望恩师的。如今，永难如愿了。

父母曾说，他们最大的荣耀是培养我上了清华，而我在清华最大的幸运，无疑是能拜入卢强老师门下。卢老师离世后，我不时总会忆起他，好像他一如往常的精神与康健，还在清华园里挺着笔直的腰板骑着他的“小电驴”，穿过生机勃勃的校园去往他奉献毕生精力的电机系。我也一直希望记录下点滴，追忆我敬仰的恩师。多日中，闭目静思，如电影胶片般闪回，与恩师在一起的一幕幕徐徐铺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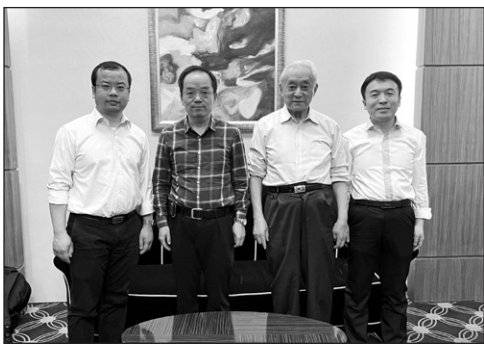
初见卢老师是在2002年推荐保送研究生时。夏日的清华园郁郁葱葱，阳光下主

干道旁的杨树绿得耀眼。伴随着窗外知了的低吟声，胡伟老师带着我走进了卢老师的办公室。绿意盎然的窗下办公桌前，卢老师雪白的短袖衬衫更显得一尘不染。笔直的身板、整齐的白发、慈祥而深邃的目光，这是卢老师给我的第一印象。他安静地翻看着我的简历，而我则以为要经历怎样严苛地考核审查，在一旁忐忑不安。他似乎看出了我的不安，和善地询问了一些本科学业上的问题。他的语速不快，但语调永远是那么的平稳而笃定。最后他说：

“可以，你来吧。”我紧张的心情顿时放松了许多，也自此开始了学业的新阶段。

我们课题组叫DPS，源于卢老师1999年独立原创提出的“数字电力系统”。西主楼三区一楼102的小报告厅是我们DPS课题组最常使用的会议场所，每周的讨论班也主要安排在那里。提到102小报告厅，我的记忆总是定格在那次“考试”的一天。那一天，清华园的阳光依然明媚，但102小报告厅气氛却略显紧张。卢老师的表情略显严肃，他深邃的目光看着发言席上刚进课题组不久的我们，让我顿感手足无措。这时卢老师特别要求我们背诵并理解马克·吐温的一段话，并且他要亲自检查。我仍然记得，那段话大致的意思是：如果你有一汤匙的脑子，就知道不要剽窃，要诚实做好每一件小事，这其实是卢老师对我们每个学生为学与为人的期许。

卢老师特别擅长把他丰富多彩的人生



2021年4月24日，赴京看望卢强老师时留影。左起：谢邦鹏、梅生伟、卢强、夏德明

□ 怀念师友

经历和感悟，凝练为简单的几句话或简单的几件事，并教给我们。这些“简单”的事，却让我们受益终生。除了让我们背诵马克·吐温的这段话以外，他还要求我们有一项终身爱好的体育运动、学好一门外语、学好逻辑学。其实，这些是要求我们要有良好的身体、要有国际视野、做事要讲逻辑。20多年过去了，现在回想起来，正是他的这些看似简单而又饱含深意的教导，让我们能够在不同的岗位上各自绽放精彩。

2008年博士毕业后，我没有从事学术研究工作，而是在供电基层做了多年的技能、技术类工作。工作性质的不同，让我内心始终有点愧对卢老师多年学术教诲的感觉。但我始终记得曾听他说起过的在碧口、白山水电站艰苦的环境下做试验的场景，我深知实践的重要性。所以，我在工作中始终特别注重在一线的实践中发现问题，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应用创新思维解决所碰到的难点问题。作为我们公司的第一名“博士班长”，通过管理与技术创新等，我带的班组很快就成长为了公司的明星班组，工作业绩名列前茅，发明创新层出不穷。

2014年初，卢老师听闻我扎根基层工作出色，他非常高兴，特意录了两遍录音给予了充分的肯定。他说：“青年才俊扎根于生产一线，不但不是轻用人才，反而是锻炼和造就能担当未来大任的精英之正道，有利于科学技术的进步与发展，更有利于促进学术界和产业界的沟通与交汇。”这段话，鼓舞我至今。回过头来，也正是卢老师的言传身教和不断鼓励，让我能持续地在上海世博会保供电、沿黄浦江高可靠性示范区建设、迪士尼保供

电等重点工作中发挥突出作用，让我能够带领团队打造了国网公司首家能源服务中心——张江科学城能源服务中心，建设了上海智慧城市能源云平台，提出“电力能源管家”数智化服务并获“上海品牌”认证，还横跨多个专业成长为了公司生产技能专家和数字化转型工作的领头人，先后获得了全国劳动模范、全国道德模范提名、全国五一劳动奖章、上海工匠等诸多荣誉。

我们DPS课题组主要是研究电力系统分析与控制，因此更多的毕业生还是从事电网稳控相关工作。我是1999年入学的“九字班”的，比我高一届的师姐叶俭，硕士毕业后就从事全球规模最大、运行最复杂的电网——国家电网的仿真、计算与分析工作。她2008年就开始参与我国第一条特高压线路的系统计算，十多年中用自己过硬的仿真、计算、分析功底，日复一日、加班加点，支撑了特高压交直流混联电网运行、三峡水电满发等重点工作，保障了特高压电网的安全稳定运行，她在2012年就荣获了全国五一劳动奖章。更令人惊奇的是，与叶师姐同为“八字班”同学的夏德明师兄，平时与我也最为要好，他博士毕业后回到家乡东北黑土地“生根发芽”，从一名电力调度员干起，投身于支撑“东北振兴”的伟大事业，略显消瘦的身躯却在十多年的调度与运行工作中迸发了极大的能量。他也在2018年荣获了全国五一劳动奖章、2020年获评为全国劳动模范。

2021年4月，我和夏德明师兄专门相约借校庆之机，赴京看望卢老师。那一天老先生兴致很高，当听说叶俭、夏德明和我三人年龄相仿、际遇相仿，又先后在这几年里都获得了全国劳模等荣誉时，他笑着

说：“清华教授培养的学生，做大官的很多，但能够连续培养出三个全国劳模这类荣誉的，估计我是第一个咯！”

卢老师的音容笑貌似乎犹在眼前，但先生，却已然离去了……听陈颖师兄说，卢老师最后一次参加课题组学术研讨时，还和他探讨数字世界的发展问题。他，总

是在用自己的实际行动，不惧艰险、始终不渝地攀登科学高峰……多希望，能够再带着年幼的儿女一起去探望先生，多希望能够再当面聆听先生的教诲！

如若我能搏击蓝天，正是您给了我翱翔的翅膀，我唯有努力飞得更高，方不负先生弟子之名！

纪念我的恩师宋心琦先生

○安利群（1981级化工）

2024年6月9日，我正在从四川自驾回上海的途中，惊闻清华大学化学系宋心琦老师去世的噩耗，十分悲痛，当即中断了旅程，写了一副挽联以寄托哀思。今天是父亲节，翻阅重温宋老师给我写过的书信，往事历历在目，心情难以平静。

有缘相识得师爱

我在清华大学读书时，大学毕业论文答辩时的学术委员会主任是宋心琦教授，他是著名的物理化学家，曾任第25届中国化学会理事长。

一场毕业答辩让我们相遇相识，也许缘分使然，他很喜欢我，甚至有点偏爱，把我当女儿一样看待，正如他在给我的信中所说：

说来真怪，其实我和你真正认识时间极短，可是我觉得我们好像已经很熟悉了似的，我真像把你当成自己的“女儿”一样了。难怪别人要说宋老师“最爱偏心”了。可是我又觉得改不了这个“偏心”的毛病。

我大学毕业后免试到上海读研究生，虽然已经不在北京，宋老师依然在百忙中

给我写信，如师如父般地关心我，帮助我，指点我，鼓励我。

他教我要保持优良的作风与品德，做老实人，说老实话，要有志气和名节：

信中看到你仍然是那样的努力和保持着优良的作风与品德，这是我最爱听的消息，也是我最喜欢之处。一个人做老实人，做老实事，说老实话，常常会被人为愚蠢，至少是不识时务，以为投机取巧才是其正的聪明。我不能否认后者有成功的例子，但毕竟是少数，而且作为受过高级教育的人来说，首先要的是志气和名节。如果为了一时的私利，把基本的道德都抛诸脑后，实际上这种人不能算是受过



学生时代的安利群和宋心琦老师